



## 背上的元宵节

□ 倪雪萍 河南郸城

每到元宵节,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,想起那温暖的背,心中的暖也随之柔柔地铺散开来。

小时候,我对烟花超乎寻常地痴迷。那五颜六色、光芒四溅的绽放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。那时,我家的条件不太好,但父亲总能在捉襟见肘的日子里“奢侈”地买一些烟花满足我们的愿望。那些钱是他从牙缝里一分一角地抠出来的。为此,母亲还曾埋怨过。可他总是呵呵地笑着说:“没啥,娃们高兴。”

母亲的一场大病后,这种“奢侈”再没有了,父亲脸上的愁容越来越浓。到了元宵节,父亲愧疚地望着满脸失落的我们,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。

家里的烟花没有了,我把希望寄托在外面。天不黑,我就催促着母亲做饭。当外面的第一声烟花响起,我的人已飞了出去。我跟在一群大孩子后面,看着火花的亮光,循着响声,跌跌撞撞地向放烟花的人家跑去。也许是个子小、跑得慢的原因,很多时候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地点时,烟花已接近尾声。失望至极的我强忍着泪水只得又随着快乐的人流奔向另一家……夜渐渐入深,烟花的踪影在夜幕中也渐渐变得稀薄。回到家,身上的衣服已被汗水浸湿,母亲脱下我的鞋,一下子哽咽了。父亲看见我那磨得满是泡的

脚,默默地把它揣在怀里……

又一年元宵节到来时,父亲早早吃了饭。当我又打算“飞”出去时,他一把拽住我说:“走,妞,我背你去。”趴在他宽厚温暖的背上,我一下子感觉自己高大很多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

“东头王根家开始放烟花了。”不知谁喊了一声,父亲下意识地搂紧我,迅速地随着大家跑起来。我搂着父亲的脖子,随着他身体的起伏,感觉自己像跳舞一样。美丽的烟花、快乐的心情、咯咯的笑声在背上缓缓盛开。“张三家开始放了……”“快,快,北头那家……”

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父亲背着兴奋得手舞足蹈的我跑遍了整个村子,笑声洒满身后。那一年的元宵节是我最快乐的。

后来,每年的元宵节我都是在父亲的背上度过的。他背着我从东家跑到西家,一直跑到我上学,再不好意思让他背,他才歇下来。虽然没有了背上的快乐,可父亲背着我奔跑的身影却深深地烙在心里。

时光荏苒,多少往事都随着记忆的风渐渐飘落,但在父亲背上过元宵节的那段岁月,却是我人生中无论怎样打磨都不会褪色的记忆。那背上承载着太多的快乐、幸福和温暖。

## 清冷元宵月

□ 郭华悦 福建晋江

老家的旧房子,几经修缮,依旧可看出昔日的破旧。可要知道,在小时候,这房子比如今还要破旧得多。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的,不得而知,只记得从记事起,修房子就是生活的一件大事。三天两头,就得忙碌一番,往往是补了这边,又破了那边。

那是在一个小山村里。不富裕的年代,贫穷的村民,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破了又修,修了又破。一眼望过去,一栋栋房子或多或少都有着“补丁”,有的是木板,有的是后来糊上去的水泥。还有的,干脆就随便盖点茅草和枯枝。

我家的房子,尤其如此。但除了下雨天比较难熬外,平日里住惯了,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特别是,家家户户都如此,也就不觉得难受了。

还记得有一年的元宵,吃完汤圆,熄灯后,就上床睡觉了。但躺在床上的我,总觉得有亮光在眼前闪动。睁眼一看,原来是从缝隙中照进来的寸许月光。这寸许月光,照在床头,让木屋增添了几分诗意。

再定睛一看,原来是之前用来挡风的一块木板

有点松了。那晚,有点风,木板被吹得松动,就露出了一条大缝隙。从缝隙里看出去,外头一片清凉。一轮圆月,高挂空中,正提醒着人们,今晚是元宵佳节呢!

外头风一吹,木板间的缝隙大了点,月光便猛地膨胀几分,随缝隙变动,而不断晃闪。我看得痴了,呆了,不知不觉便在这如诗如画的情景中,悄然睡去。

隔天一早,母亲看到了那条缝隙,让我把木板钉牢。我答应了一声,但钉木板的时候,却刻意松了些。在我看来,这样也挺好的。月光洒进屋里,将房子里映得灵光闪动,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!

就这样,那些年的元宵夜,我常常枕着月光入眠。如今,住的房子是新的。可年年的元宵节,却少了几分灵气,多了几分俗气。越是如此,就越怀念起老房子里的旧时光。我怀念那些枕着月光入眠的夜晚,无忧无虑,不用为琐事而烦心,不必为人情冷暖而感叹。

有风声吟唱,有月光相伴,这样的元宵节,永远停留在了过往。

## 汤圆,石磨原味

□ 廖华玲 四川广汉

石磨,是母亲的传家宝。面对五谷杂粮加工的便捷化、营养化,母亲不以为然地说:“改变由他,品鉴在我,石磨原汁,味道最好。”

这不,年近尾声,元宵压轴,母亲的石磨又如约推起。那一个个软糯香甜、晶莹剔透透的汤圆,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元宵往事。

记得儿时,每逢元宵,母亲都会推石磨做汤圆。母亲先把糯米洗净,放在水桶里泡胀,然后按水、米适当的比例,一勺一勺地“喂”进磨眼。石磨得慢慢悠悠地推,磨出的米浆晒出的粉子才细腻滑润。推汤圆粉是很磨人脾性的,少年怎知推磨的滋味,只觉得新奇好玩。我帮着母亲推磨,手臂不停地做机械运动,推着推着,那隆隆作响的低沉石磨声便让人昏昏欲睡。稍一急躁,石磨缝里便流淌出了粗糙的米浆。母亲赶忙用勺子将它重新喂进磨眼,一边接着手缓缓地推着,一边念诵着:“勤碾懒磨……”

磨好的糯米浆用布口袋装起来,捆好,吊在屋梁的挂钩上,这就叫吊浆汤圆粉。滤掉一些水分后,汤圆粉就可以和成团状。母亲包上些红糖、豆沙、芝麻,在手心里搓成圆团放进锅里煮。白白胖胖的汤圆一入沸水就高兴得欢天喜地,尽情地嬉戏玩耍,浮浮沉沉,煞是惹人喜爱。

母亲拿着一个木质的长柄勺,不紧不慢地拨动着汤圆,锅中袅袅升腾起的蒸气裹挟着缕缕诱人食欲的清香,撩拨得我直咽口水。煮熟后,盛到碗里,大小均匀的汤圆漂浮在清澈的汤面上,圆如珠,白如玉,那种诱惑真是无法形容!迫不及待地咬上一个后,烫得我咽不得,吐不得,哭不得,笑不得,而糯米的黏劲更为这滚烫推波助澜。我只好用嘴呼呼地吹,等到汤圆稍微凉一点,便用筷子轻轻一夹,圆圆的汤圆便一分为二,中间的馅悄然流出,飘逸着一股浓浓的香味。夹半个汤圆放进嘴里轻轻一咬,顿时满嘴留香,那软绵绵、滑溜溜、糯滋滋的口感,香喷喷、甜丝丝的味道让我眯了眼。我高兴得边吃边唱:“卖汤圆,卖汤圆,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,要吃汤圆快快来买呀,吃了汤圆好团圆呀……”惹得母亲笑弯了腰。

如今,超市里有各种口味的速冻汤圆,也有袋装汤圆粉,做起来都十分方便。平日常吃,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。细细思量,是那种推石磨做汤圆,全家齐动手,亲情融融的元宵氛围。

推石磨、做汤圆,母爱在时光消磨中流淌。如果说光阴是宝贵的,那么这种慢推细磨做出的汤圆就是一种奢侈品,可是汤圆又是廉价的,因为其饱含的亲情无处不在、无时不在。年年岁岁,我们总要回家陪母亲过元宵节,吃汤圆,石磨原味,母爱浓浓。

### 往事悠悠征稿啦

悠悠往事,总在心头。提起笔,记下那件事、那个人、那段岁月……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。我们不要文采斐然、不要辞藻堆砌、更谢绝抄袭;原创的,真实的,都是美好的。提醒: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,包含邮政编码。2015年刊发的文章,没能收到稿酬的,麻烦联系 478702039@qq.com。